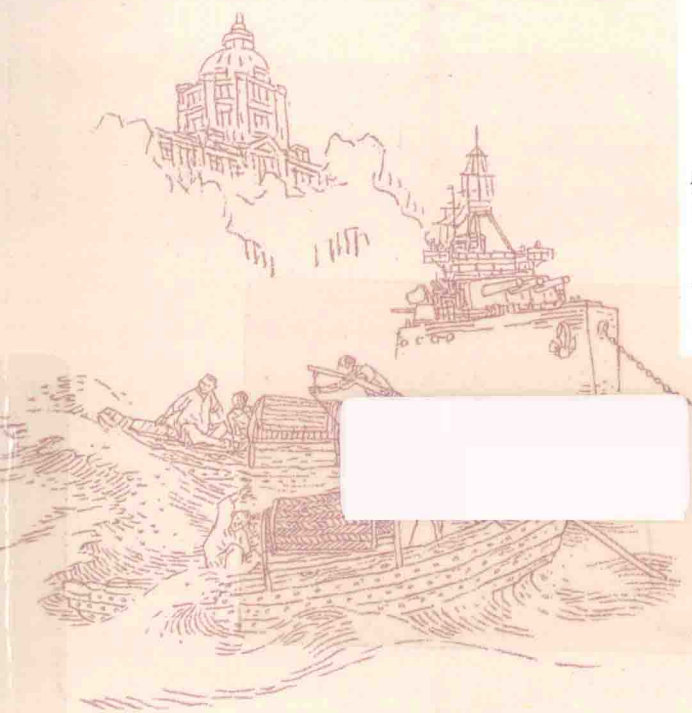


邹仲之 编

感懷上海

錢仲宜題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邹仲之
编

感懷上海

錢沛室題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感怀上海 / 邹仲之编.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11

(闲趣坊)

ISBN 978-7-108-04959-9

I. ①感… II. ①邹…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1833 号

责任编辑 卫 纯

装帧设计 康 健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625

字 数 229 千字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目 录

1	上海之歌	林语堂
4	一瞥中的上海	石评梅
10	街血洗去后	郑振铎
13	上海之夜	田 汉
16	住一楼一底房者的悲哀	梁实秋
20	南京路10月里的一天下午3点钟	章克标
24	太戈尔在我家	陆小曼
29	深夜的霞飞路	郑伯奇
33	河	叶灵凤
36	城隍庙的书市	阿 英
46	上海的茶楼	郁达夫
50	弄堂生意古今谈	鲁 迅
53	杨树浦的声音	邵洵美
58	交易所速写	茅 盾
62	外滩公园之夜	万迪鹤
65	凄怆的南市	徐 迟
72	上海见闻别记	夏 衍

77	罪恶之花	柯 灵
84	公寓生活记趣	张爱玲
91	6月23那天	田 汉
100	风尘中卖唱女子	赵清阁
104	上海童年	白先勇
107	侯家路—城隍庙—人民广场	周国平
119	童年的河	赵丽宏
125	回眸南京路	赵丽宏
133	搬 家	王安忆
146	傅雷、顾圣婴及“张迷”瞻仰的285弄	黄 石
159	赵丹同志	巴 金
164	回看血泪相和流	柯 灵
175	大革命时代的邻人们	朱大可
185	疯癫的喜剧	朱大可
194	“娘希匹”和“省军级”	朱学勤
210	石库门弄堂里的欧洲艺术	陈丹青
228	70年代：末代回忆	蔡 翔
249	底 层	蔡 翔
262	我当市人大代表	葛剑雄
272	家住龙华	余秋雨
277	重游朱家角	戴厚英
284	20世纪80年代秋天的一个周末	龚 静
290	穿过棚户区	周佩红
297	手艺三人	沈嘉禄
307	巨鹿路，略带弧度的记忆	沈嘉禄

317	在悬铃木的浓荫下	孙甘露
321	上海女子的相克相生之地	陈丹燕
331	上海音乐厅	陈丹燕
338	昨天、今天和明天	程乃珊
343	上海 1998	陈建华
365	编后记	

上海之歌

林语堂

伟大神秘的大城！我歌颂你的伟大与你的神秘！

我歌颂这著名铜臭的大城，歌颂你铜臭与你油脸大腹青筋黏指的商贾。

歌颂这撙的肉与舞的肉的大城，有吃人参汤与燕窝粥的小姐，然而他们吃人参汤与燕窝粥，仍然面黄肌瘦，弱不胜风。

歌颂这吃的肉与睡的肉的大城，有柳腰笋足金齿黄牙的太太，从摇篮里到土坟中永远露着金齿黄牙学猴猕“嘻！嘻！嘻！”一般的傻笑。

歌颂这行尸走肉的大城，有光发滑头的茶房，在伺候油脸大腹青筋黏指的商贾与柳腰笋足金齿黄牙的太太与面黄肌瘦弱不胜风的小姐。

你是何等的伟大和神秘！

在夜阑人静之时，我想象你的怪异奇诡；在南京路的熙熙攘攘中与黄浦江的男女浮尸身上，我看见你的各种色相。——

我想到这中西陋俗的总汇——想到这猪油做的西洋点心与

穿洋服的剃头师傅；

我想到你的浮华、平庸、浇漓、浅薄——想到你斫伤了枝叶的花束，与斫伤了天性的人类；也想到你失了丈夫与失了天然美的美女；

想到你失了忠厚的平民与失了书香的学子；也想到你失了言权的报章与失了民性的民族；

我想到你的豪奢与你的贫乏——你巍立江边的崇楼大厦与贫民窟中的茅屋草棚；也想到你坐汽车的大贾与捡垃圾的瘪三；

我想到你的淫靡与你的颓丧——灯红酒绿的书寓与士女杂遯的舞场；

我想到你的欢声与你的涕泪——麻风式的苏滩与中狂式的吹打；也想到你流泪上轿的新娘与欢呼鼓舞的丧殡；

你的引退的道台、知县与玳瑁眼镜八字须的海上寓公，在小花园做瘟生；你的四马路文人，也在叙述征歌逐色的本领与欺负女性的豪气；你牛痴的公子哥儿，也在帮着消耗他们祖上的孽钱；

你痨病的烟鬼坐在车中，受颜色红润的罗宋保镖的保护，如婴孩之在母亲的怀抱；你黄浦江中的痴男怨女，也在黄泥水中与黄色的鱼虾为友；

你有卖身的妓女与卖身的文人，也有买空卖空的商贾与买空卖空的政客；

你漂泊海上的外人，有小的脑袋，壮的胫骨与硬的皮鞋；你漂泊海上的农夫，汗流浹背为厂主日纳十角车资而奔跑；你的红

头阿三手持警棍——而这胫骨、皮鞋、赤背、警棍也正在交舞；

我想到你的诗人、墨客、相士、舞女、戏子、蓬头画家、空头作家、滑头商人、尖头掮客——

在夜阑人静之时，我想到这种种色相，而莫名其熙熙攘攘之所以；你这伟大玄妙的大城，东西浊流的总汇。你是中国最安全的乐土，连你的乞丐都不老实。

我歌颂你的浮华、愚陋、凡俗与平庸。

（原载 1933 年 6 月 16 日《论语》第 19 期）

一瞥中的上海

石评梅

6月10号的早晨,我们坐了船到“三潭印月”照一个全体像,作为此次旅行团的纪念,借此又和西湖把晤了一小时。返旅馆后收拾东西,用午餐已11时;餐后乘车到车站。武高的同学,恰巧也是同天到上海,我们遂挂了一辆车。在车里很愉快地谈话,惠和给我口述《红泪影》的始末,永叔听着津津有味,遂同金环借了去看。当时车里静寂了许久。我闲着无聊得很,遂蜷伏在车上睡去,想想西湖的影片,验验我的脑海里印了许多? 这样很模糊地睡去,到了下午4时,芑蘅才喊我起来,同到车外的扶栏上看风景。这样遂把时间慢慢地挨延过去。下午7时到上海,寄宿在女青年会;已有家事工组的同学王郑两君接我们去。女青年会很方便,并且招待得也好,有一个小姑娘伏侍我们;我们的生活也就稍为因地方变更了一点。

上海的天气热极,11号的上午,商务印书馆的招待黄警顽先生已来领导我们去参观上海的学校。我们因为上海的体育学校比较多;所以我们参观的学校,居多是体育学校。第一个就是

中国女子体育学校,距离昆山路很远,在西门林荫路精武体育会内;是个私立学校,在光绪三十四年秋季开办,统计先后共毕业十三次。凡高小毕业就可投考,是个中等程度的性质。所授科目分学、术两部分,就是理论和技术两部分;并余外注重音学,修业年限是二年毕业,经费一学期两千多(自费收入),支出约三千;教员共十三位,女教员五位,舞蹈三人,体操两人。现学生共四十名,分两班教授;我们去参观的时候正上英文,课堂在楼上,拿布屏分作两间;现在校舍正在建筑,此系暂时借住,故一切甚杂乱无章。操场、网球场都是同精武会共用,有拿竹子作下的盾阵,中心为小亭;这也是中国国技的一门。

参观完中国女子体操学校以后,我们就到体育师范参观去;因考试温课,故不能参观上课。这是个比较很有名的学校,我们耳鼓里常听见人说,所以我们特别注意。设备的器械,同女高同;尚有窗梯水平杠等设备;体育房比较女高宽而短,木板刊地较为合适。有两班学生四十余人,课程亦分理论和技术,性质是中等程度,毕业期限从前是二年,现亦改为三年。外国学校,比较特别清洁,而校舍四围的风景特别美丽。校园中网球场,碧草平铺,如绒毡然。树木荫森,风景甚佳,有小水池,金鱼数头,游泳其中。

沪江女子体育专门学校,在上海西门唐家湾小菜场南首,地址甚小,大概可以够住;性质系高等专门,以中学毕业生为合格,期限是二年毕业,一年分两学期;现分一年级二年级,每级共四十名,每年春秋二季,各招生一次。科目亦分理论同技术。开办

尚未及半年,今年正月才开课,现仅有学生二十四人,经费每月两千元。章程上的预定,皆按学期实行;教员选择亦甚严格,均富有学识及经验者。据主事孙和宾云,办体育学校在上海很困难,同行的阻力和妒忌很厉害,所以他日日都是在奋斗之中勉力!学生上课无论技术、理论都一律着操衣,雄赳赳地很有点气概。参观国文上古诗。壁上遍挂矫正姿势的基本体操图。参观器械室,仅几种简单的轻器械,饭厅同栉沐室在一块,尚属清洁。操场在学校对面,拿竹席把上面左右四围都遮起来,非常清凉,系租借民地用的。孙和宾先生令他们的学生,表演二十分钟的舞蹈给我们看:二年级是“雁舞”、“黄莺舞”;一年级表演“蝴蝶舞”同“形意舞”,成绩很好。苟此校能抱着他那最完善的宗旨继续下去,即体育人才将来产出,必较他处为佳。

中华武术会附设体育师范同公共运动场,此外尚有妇孺运动会,无可述者。遂至务本女学参观,学生共五百余,中学四班,高小四班,小学四班;职教员,中学十七人,女十二人,小学九人,女教员十五人。经费,中学七七三〇,小学五六三七。地址很大,系女校长。参观体育教授,教员姿态太软,宜于教舞蹈,不宜教体操;教师姿势太快,不能正确,故学生之姿势大半无一个正确的,下肢运动太多,胸腹两部分无运动,故学生多为狭胸弓背,腹部挺出。中学学生,看去像高等小学的学生,成绩既佳,且甚活泼;画画尤以桐乡严蔚然女士为最佳!校园亦很别致巧小;在此用午餐后,遂到第二师范去参观。

第二师范学校,我们先到的是卫生模型展览会,中有花柳病

的全体模型,脑充血之各种模型,设备很完全。学生共三百二十,中有女生十人。学级编制一部五班,中有预科一班,二部一班。常年经费连小学四万余。课堂同实验室相连。本二上国语,系北高毕业生教授,端坐在椅上,拿北京话谈故事,听起来和他的神气很像游艺园说大鼓书的。体育馆刚竣工,尚未布置好,共分楼上下两层。学生精神活泼,对于体育甚有兴味研究,所以能产出王庚君之富于研究体、音(者),而在体育界将来必大有贡献!其所著小学体育教授法规现正在付印中。

美术专门学校。为武进刘海粟先生创办,民国元年起至今已二十年,校址共分三院:第一院西门白云观,二院西门林荫路口,三院上海林荫路底。分西洋画科,高等师范科,中国画科,雕塑科,工艺图案科。西洋画科修业期四年,初级师范为二年,其余都是三年。学生二百八十六人,十年度经费为五万二千元。学生课外研究有各种集会,如书学研究会,乐学研究会,工艺美术研究会,文学研究会,画学研究会,舞蹈研究会,讲演会等。我们参观裸体写生,是从外边雇的女子,每月二十元的酬金。补习教育有函授学校,系美术附设。

在上海除参观学校外,蒙黄警顽先生导领参观商务印书馆,它的组织是股份有限公司,现已二十余年,资本金五百万元。分印刷所、编辑所、发行所三大机关,每所又设有所长,总理一切事务。我们到印刷所,在招待室略稍息用茶后,遂参观各处,规模很大,占地约七十余亩,布置极为完备,有印刷工场四,铁工厂,铸工场,各种制造工厂十余处,均系极大之厂屋。各种制造工场

十余处，水塔一座，可常储二万加仑之清水。女工哺乳室专为女工有小儿哺乳之用；此外尚有花园同聚院，亦清洁而幽雅。自制机器陈列室，陈列机器各种，皆该所自制品。印刷所工友计男子二千五百余人，女子五百余人，此外零件杂工复不下千余人；尚另联有高等技师，及专门学者。并附设有尚公学校，及养真幼稚园，商业补习学校，毕业后可在本公司服务。因时间关系，仅参观大概而已。

上海地方繁华器乱，简直一片闹声的沙漠罢了！所以我除了参观了几个学校和买一点东西外，我就在女青年会伏着看书。我半分的留恋都莫有，对于这闹声的沙漠。

我好不容易盼到是今天下午上船去——6月15号。我觉着异常地高兴，宛如我去西湖一样。下午乘着小船渡到黄浦江，因为颍州船在浦东停着。这船是明天清晨才开往青岛去，所以今天晚上还是住在船上；我们包了一个舱，比较的还减轻点痛苦。热气腾沸，煤炭铺满了甲板，令人感着种说不出的感觉来。我和芑蘅住了一间房舱，把行李收拾后，遂把那圆形的窗打开，让换换这清鲜空气。我们遂锁了门，到甲板上换空气；看小船都在那风浪中挣着进行，我们看见险极了！望黄浦江岸上的灯光辉煌，像缀了一列的夜光珠。江上帆船、海船都一列地排着，红灯绿灯在波光中闪烁着，映出一道光路，照在我的眼帘内。现时暮色苍茫，包围着黑暗之神临到。我觉着很怅惘，遂回到我那六尺长四尺宽的官舱内寻那漂泊的梦去。

今日(16日)我从迷惘的梦中醒来，从那圆窗中望去，白烟

氤氲，雾气沉沉，把一片黄浦江，撑了一支白罗的幕帐，一切的船只都锁在那白雾中间。我梳洗后（到）甲板上去看看，只见一提提的黑煤由浦东往船上挑，黑脸黑手的苦工可怜极了！那时西北角涌来一阵阵的黑云都阴沉沉底陷在最沉闷的幕下！果然没一刻，倾盆的大雨下起来！把甲板上煤冲了个干净。待了一会，我回到房舱去躺着，但无聊极了，只好把《小说月报》拿出来看看；听着窗外雨声淅沥，杂着各种噪音，一阵阵都送入我耳鼓。

12时，船慢慢地开驶了！遂到甲板上望着吴淞，乘风破浪地向目的地进行去。

（本文是《模糊的余影》中的片断，
原载1923年9月至10月《晨报副刊》）

街血洗去后

郑振铎

什么事也没有如“五卅”大残杀事件发生得出我意外,使我惊怖的了!

那日的下午五时,我坐车至大庆里,到一家书铺里去看看有什么“线装书”好买。车子刚到浙江路南京路口,便觉得道路上的情形与往日不同。电车是照样地开行着,汽车,人力车也川流似的驶走着,两旁商店照样地开着门欢迎顾客。行人道上拥挤着人群,与往日一切相同。然而总觉得有一种绝不不同的气象在。人人都停立在那里,好像被什么大惊悚吓得痴呆了。由眼睛中显得出有的人是带着大恐怖的情绪,有的人是带着疑问而不意的惊恐。我呢,自然也是疑问而惊恐。

车子走到南京路,看见两旁站着许多气概凜然态度凶横的英捕,与不穿制服而带着枪械的英人,有的横立在路中,好像有什么严重的警备。是火灾,是什么大盗警罢,我这样地想着。市政厅与云南路一带,戒备得尤严。情形更不对了,有好几家店铺是闭上了铁门,驻足而观的人更多。

车子停在大庆里口。平素深夜绝不关闭的里门，现在也闭上一扇。我问车夫“什么事发生了”，他说：“打杀人，打杀人！”我也不能细问，便下车进了里门，到那一家熟悉的书铺里去。我见他们的店伙计，都拥在靠近西藏路的里门口看什么东西。我也拥出去一看，什么也没有，只是街上的人极多，多带着惊恐未定或疑问而惊奇的神色，我明白必有什么空前的大事发生。奔进书铺，去问铺主，——我的一个朋友。“什么事？什么事？”我问他。他道：“学生闹事，不得了！不得了！巡捕开排枪，打杀了几十个学生。”这如一个惊天动地的大霹雳，使我惊吓得好一会不能开口。我如在梦中，想这也许是做梦罢！南京路，开排枪，杀死学生，这几件事怎么会联结在一起的？我绝不相信，绝不相信！我的朋友接说道：“早晨，有许多学生被捕入巡捕房了。下午一时许，他们在先施公司之前，集合大队讲演，白旗满街飘扬着，车马都不能通行。巡捕捉去了好些学生，路人与其余的学生，都跟了被捕学生走，有好几万人，好几万人，拥挤在老闸捕房之前，于是巡捕开枪了！”我于是才知道这居然是真实的大事变，不是梦，绝不是梦，我全身似为愤怒的火所烧灼着。我叫道：“就是学生讲演，也不至于被杀死呀！南京路，南京路，怎样会放起排枪来！”也顾不得我的朋友，只当他是捕头，在严厉地质问着。“我们且出去看看罢。”

于是我们走在街上，由西藏路口，走到永安公司，一切情形如我在车上所见的。有一家店铺，正在打扫破玻璃。“这定是被流弹打碎的。”我想着。街道上依然是灰色的，并不见有什么